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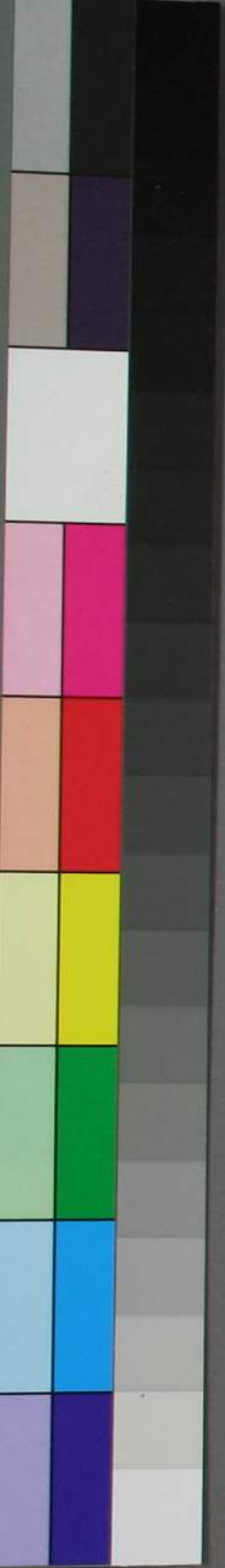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T

S

KODAK Gray Scale



江戸繁昌記

三篇

開帳 山王祭神累 俠客
妾宅 永代橋 書肆 愛宕
寄席 裏店

76
3160
3



九 4
3143
3

門 7 6
號 3160
卷 3

天保五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三編

江戸繫昌日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繫昌記

靜軒居士著

一 天地間莫事而非命矣莫物而非命矣然而命之於人也有定而不動焉有動而不定焉動者可以進退也不動者分毫不可庶幾也何曰分毫不可庶幾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可進退曰天子達庶人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不則不能得然矣是動命也其然矣而天子亦人也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貴賤賢愚之分焉天子既已正其心矣然而國且遭變庶人既已誠其意矣然而身且蒙難何也蓋有所因而然矣

其既為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世以論焉。數世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而止焉。然則命終不可知。耶。蓋聖人而知焉。雖則卒歸於不可知乎。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為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動命使之進以新也。已矣。頃者繁昌記二編成。易米換錢。又支數月之飢。十日之霖。不至邊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貪人。處士一小命分也。爾貪

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處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末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凹硯秃筆。倉卒起草。一夕者擲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幡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今也。吾笑之。不畏命也。乃守今焉。安命焉。樂天而記。

開帳

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戶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爭舉靈趾。競運妙脚。輻々湊々。四遠

姜華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某神某先開
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于某
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飾錦
幟綺並作記識連老併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爲今
日有祭事汗雨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訪據一般徒
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威佳美術德萬
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
錢兩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何皆
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々喝道靈寶在左左欄曲
折以次陳寶有人在傍說其緣故揚言曰所奉安置

於此羣杖者此是昔殷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民苦渴弘法大師哀之念咒把之在々擲之靈哉
杖所刺即抽泉如一拜之惡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便使細竿捲上帷帛喝道須近前拜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功皇后親征三韓彼告急明乃大明
天子下詔遣關羽張飛等率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禰迎戰短兵已接我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蓮上人所書七字妙諦旗魔風忽起神兵降天敵
軍大敗關張等纔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之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來狐之尻珠八大四

面狸之澤丸唾壺出現，蛟龍箱根，閔西魑魅水虎，屍鬼首級一欄內，極天下奇觀。

歸德依靈，負具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千位萬置，懸彩陳華，亦為一壯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物，這邊幻技戲場，劇棚鳥喙相撲，酒壺茶竈，魚鱗相連，且有梁資曲擣者，趨開帳所，下店數人，一裝紅帕抹額，叫聲梁資曲擣，高評々々一箇操，杵一箇，曰：手一呼一拚，一叫一手，低昂作態，曲節呈响，更拚代曰：輪曰：輪杵環曰：追逐隔曰：調謔，我奪實，彼擣虛，彼停手，我錯度，百杵已熟，双手拈之，顆々拈珠，直向大般

裏拋焉，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推林，蟄龍冲空，春雹碎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亦一顆，曰：盤相距可一丈，然珠落，數千也，一的萬也，一正不看盤外一顆，誤進真妙擣，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沒大沒小，屈靈來仰，殆無虛月，今算其為魁者，嗟峨釋迦，成田不動，信州如來，身延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十九所，成田不動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都人賽詣，趁星捲潮，負具奉納，賭豪湧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戲，衆觀可推。

方數十步間葺一大榭四面設戲梁上當中懸一箇
綵燈罩一部鼓吹鼓鑼動角梆子响處只見帳落現
出一字伏魔殿山險林猛白揚扇指示說道箇這擬
水滸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模樣那偶大尉應
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焰掘開石碣猛聽刮剝一聲
黑氣一道從穴來出梆响機轉殿宇山巖望後倒覆
只見野天荒涼遠林欲昏一波坐下羸馬一漢跟在
馬尾速々一箇莊院燈光閃出白叫王教頭私走延
安府此處是也須近前拜一拜機輪西壁兩箇好漢念爭賭闖
智深舉杖照頭待打史進撫刀迎杖尾棺廢寺寫出

幽邃機倒一面白虎飾堂玉欄椒壁金碧映射林冲
擎刀立在簷前白叫木鳴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天
一白朔風捲雪管營已斃富安待走林冲拈鎗搦倒
陸虞候鼓急笛曉雪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於地慌
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扈三娘雙手揚劍砍除林箭蟻
眉縱翠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場中彩霞落空三郎羈
鼓牡丹驟開破次超段跳出這娘是技人妙思既而
東帷褪則所謂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者四面高山
三関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逵等俯仰成態三面通
變山置焉水流焉水逝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百餘里，縮圖白叫先客讓後。

明王靈龕以六月朔鎖焉，聞鎖後特乞拜者一開，獻一兩金，然猶乞者爭之一開，一兩一兩一開，一兩一兩兩兩，兩兩開帳窮晷終無，遑閉信宿中又為一大開帳，嗚呼，雖出明王靈驗，所有然自非這都爭得此閉後之開，盛哉開帳。

一友生來，贊予曰：去年初篇記江都一大惠者，火也。爾切誠，都人慎火，然今春無火，數十年來所未聞。是抑妙矣，豈得非予神文靈筆須近前誠之之所由然歟居士不有歸之，明王曰：何也？曰：今者偶憶前番不動。

來都下大火，因或言明王背上分火災，頗壞名聲，乃今春無火，果知明王保名之力愛民之靈，蓋救其災，生笑曰：善，既已救之所餘，唯熱宜也。都人趨熱，一兩兩々宜哉。

古言蠅附驥尾，千里致行，士依青雲，名聲施世，思今世不唯此而已，神亦然，佛亦然，有容人權現者，附明王，尻開帳焉，蓋亦得賽錢云。居士拍手曰：妙々其附，尻稍進攀腰，恐被那火燒危矣，嗟夫，已附尻焉，得生涯為主，善哉，稱其容人，居士亦驚矣，名利如可求，欲附者久，曷難放尻之患，獨奈天下無驥吁矣。

祇園會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豐其最者山王神田二神是也此為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歲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睡眠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課氣顛無論杖者亦從在顛其揚美耀豪剪錦裂綺金縷浹泥綾羅掃塵爭出工夫競抽新奇然猶江戶人曰倉奉祭事與都人奉祭事也自非兒女輩不甚欲觀焉祭事有日祭服既成人夕廢業打扮四走故徃氏族之家遠訪知識之人錦衣不網耀諸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晝錦數日祭

華黃梁一枕睡味真似夢中事先祭一日家施攔張翠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燃紅燭流綠酒肴拔狼戾歌吹成海郭內聲妓徵聘掃地羅及東山餘妓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謳者且備拙而好謳男兒輩雜之肄業長歌豐後曲名喧嘩互發曲名淨琉璃曲名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曲名都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竹評絲遇下俚巴人調謔攬之次以惡聲騷入韻士別着眼目指障點屏細品其畫因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腕於此雜叢裏元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家之

墨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而
明神則三十六友人某神田祭歌句云棚車三十有
六輻車上倪儻造得新沐猴戴冠楚王刺野雞樓鼓
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月秋
深武藏野白鶴春鼎鑊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謂之
附祭曰治臺曰挽物曰泥黎一竿一索各具鼓吹句
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巍々金石鏘々幾
隊樂紅綠眩々數竿旗八大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
誇淑姿梨園子弟朱階下落梅一闋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闌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妹
三郎大姊妃號抽新奇者是也
老少殊情貪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
有之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從亦狂貧人
顛富人從亦顛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貧人易顛富
人猶難試鏗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
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貪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
則泰山不動矣曰世間貪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
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事也使慈母
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頌聾矣親戚謁之不聽伴頭諫

之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懟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
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譟錦繡往來觸眼衡心泰
山不得弗少動矣自誠曰勿求氣又觸又衡不得弗
復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算然猶殷々不絕於耳
錦繡妍々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埋首多時忽擲
珠盤投鍵袋而起遽召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
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答翁曰祭事爾先不許
者吾有所思也今決矣使小厠急走大丸帛舖吾且思
之遂起之寢家人喜可知矣翁不睡運思於帷幄中
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思妙案魏街紙象天公伎藝坐待且命伴

頭錯愕家人失笑皆謂已之愈為老婆諫焉弗肯伴
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斟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
我其幾出在吾家老翁之謂乎
祭事常例家炊赤飯乃糯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一
朝熟十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滔天燭戛天人
之狂譟反覆天地則一戶數日浮費可推知矣且有
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欄于是也疊樽是也祭前一
日工來施闌一欄值數銀且追祭人遇踐跡毀之奪
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疊積出山綴以燈籠以
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舉

俠客

拔劍擊柱，兵革餘風，勢然矣。元和一統以後，世尚慣，武士氣慄悍，試劍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駢出于其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財賭命，一諾千金，挫強援弱，辜馭天披革半掛，騎着瑰影馬來，肚裏決不少憚，凜々赫赫，垂名捍史，拔跡戲塲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為之，巨擘其他，滅金喜右干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關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為蓋亦有足多者。丹波大夫操鐵拍節，妓女錦木拋翠被，蹈白又當日，光景可想，可奮矣。居士嘗謂倡優之

外，赭顏突鬢，披素幘，踏長袴，大喝扮武，砍飛數首，於一刀揮下，此為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神祇，唐犬鐵棒，鶴鴿等，號雁陣，魚貫，衡行，賣伎，因或士人好事，亦徃々為之，轉柳抹花，弄武，惹爭於戲，刑政之嚴，仁德之薰，俠客殄戮，衡行滅跡，清世之今尚存餘風者，土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戶人，江戶人，因飲水道，水膽大，兵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鬪中守似義之轍，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容氣，然比彼儒生，其志嚶々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儒名商行
貪財賣聲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輩猶似者
萬々嗟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弊今儒人自非飲水
道水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安見爲維持世
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工丁魚男諸土著人中火丁最客氣都人字之曰鳶
者梁冀鳶肩蓋名其張肩賣威之狀耳其人皆卷舌
而言累踵而坐常不放手帕或委肩端或安頭上若
提若佩使之不須更去軀者與士流上廁不放小刀
一同格式其數若干名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へヒラ三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ヒ火通蓋忌
之也へ音同屁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ラ忌蓋在
此歟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僕

大儒先生穿鑿

一先主曰四字我相與不通
七音道字實所以欠之也

江戸人抗氣軋威一句違言萬丈湧怒七何氏七藏者叱
曰何這潑皮八五郎戟手曰何々々業畜舐屎並早
脱衣着赤條々相迎眉縱皆裂渾身青龍瓜攫鱗突
八早引一棒幌一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過急抽溝
板架住棒運一運望他脛打倒去八亦一閃跳過未
々往々板棒纏蒙忽見一人抛戸板歷纏兩脚踏上

鎮得不動，手麾氣急，喝道歇々々者我面，且聽吾一
句。兩箇焦燥，怒氣爲籠，如何挾耳，遂把空拳相搏，腦
裂臉破，散髮淋漓，鮮血滴踵，人々叫苦，戶々鎖難，屋
上觀者，只見七友八朋，狂顛走難，遮七攔八，皆叫止
止。抱住，兩怒東西割拳，然彼此奮怒，眼亦盲倒，使
妄拳左右亂打，得左怒右怒，怒々相觸，更起一大
爭鬪，孰早報急，東西來援，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摔
右扭，又棒又板，又又又鈎，兩點々霰集々，混鬪一場。
驚天鬧地，弱者仆起不得，強亦骨軟氣索，既而好漢
特來，父老始出，分掉開，扭扶，什勸軟，都俗呼勸解者。

謂之中人，以其於彼此間爲之方便也。中人容喙，
遂使彼此洗怒，渝仇化好，期日月不暗，借酒樓爲好會
所。請方君筵席間，七八東西，函丈坐下，儼然如昭穆
位。昭從，穆從，穆神田龍，新場虎，淺草熊，本所豹。諸先
毫席揮衣禪好潔，手帕御側，賀金拜好，疊踵而坐。某若干
兩，某若干銖，一々連書，張懸壁上。中人中一個有名，
好漢，當中進出，東西揖客，乃說兩箇今番執爭，東如
此，西如此，而若是，若是，則雙方毫無優劣，乃今看我
們中人面，並指前怒，結好爲兄弟，請列位亦不留遺
恨。遂舉兩盃，令更獻酬，爾時虎捏爪，熊張膽，脫有隻

言煩耳一舉橫眼虎嘯龍驚壞好尋仇呼風噓雲以
故獻酬間風止濤貼與千以會刺第一牌時候一般
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
為舉玉手拍手表信曰諾萬掌一拍響崩山岳鼓掌九
點為法前二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踊
一點以闕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獻酬交錯又杯又
盤又羹又醴酒兩點肉霞集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
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一場又驚開天地來
或一人被挫歸其夥便千百一心荷鈎提斧捲潮來
讓粉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十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昔義士則以畏朝故為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晝夜
白日弄兵暴殄天物暴亦莫暴焉殄亦莫殄焉折天
柱碎地軸今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漸
為酒釀爭為錢鑄鬪酒肆尋緣屠戶買事拳也讓打
棒也讓打以輸為贏只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
也一沸拳揚早把身偃地把背朝天昏暈一死息甦
事就小則酒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內一日
數次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叫右嚷雲聚雲散不至
開天
至如火丁一大爭鬪此脩好會其費或算千金因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遇
中人人間往來傳命彼此相諾兩陣中耆老一名抽
伍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間近日書畫會
亦多念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幾觴拍手幾鼓
中人何如處分之俟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三女生產一生安活看那橫坊新道
外宅並軒閑居耀妍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飄輕
襦翳長袖者比之是也綺疏戶內湘簾半捲盆卉數
種養玉培碧壁間掛畫一幅側鈎下一雙三線

都俗謂子坊新道
柄袋之

壁下安置一大桶爐鐵瓶滾湯鍋貝副之烟筒一縱
草匣一橫匣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照枕安一箇妝
鏡臺鬪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盞金粉盒併鬼兒脚
近日女人以鬼
脚換眉刷色々排香蓋娘子晏起朝粧不來業也金屏
風上半衣披布連袖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耐遮一戶
內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一家四口純陰用事陰中這
等外宅蓋屬中位如上位則柴門深鎖板墻高掩夫子
也牆邊竹種數竿庭砌苔上數點松陰暗處建一石
燈籠方丈茶寮金爐燒麝古銅甌內清湯沸笙膽瓶
插春博山膏烟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碧羸

可愛往來有貨高談笑有幫問可以歌河東閱春本樓上扁春如海三字幌掛翠枕括錦宰予晝寢莫人誅之久矣吾衰不復夢本妻真是枯楊生花虛雪壓梅老當益壯不使少年樂之可殺外築如此一月養錢百貫不啻是非此繁昌地焉能築得太平之澤春如海矣聞近日外築之盛不但素封豪賈鋪丁額猶青能築養焉况乎往來伴頭乃至下等不能別築徑就其家養焉用樓當宅孩兒在上雙親在下地尊天賤乾坤欲弄妾擬妓或一女遇五男勿用取女輪流課日考之字書翽字即是慧彼小屋三五在東一人直輪當夕而往自以為快酌三盃飽專

一宵便拋碎銀子命酒令肉酒肉未至間相與倚樓攔而歎指天而誓願世々爲夫婦忽聽雨滴來低々叩扉妾提耳蹙頰嘆一口氣鼓舌曰壞矣那話未那話來君請須臾避那話醜則醜却箇千金子弟欲奪先與欲有賣些倍話爲避爲匿急把某推納後邊壁櫥衆妙之門某不得已而潛焉妾迎客上先所命酒肉亦適至乃疊手累膝軟語温存雜以戲謔一盃互叩一巒同掌指天而誓願世々爲夫婦某在閣中屏息聽之氣以見其腹急摸來摸去要索寸容光常無欲有物觸手欲急縮早被物伸臂扯住某吃一驚猶能忍聲物便低

言密々休怪我也我某定氣聽之聲氣甚熟旋鑽
戶隙引燭何意現出一親友相視失笑遂相俱窺焉
何圖外客亦親友中一人耳客何省其被窺酒酣情
流你換我擠漸入佳境猛聽得後邊樹戶呀的一聲
有物喝出客錯愕幾暈妾失術逃

次夜有客命酒命肉一碗清醪我一呷汝一呷一鼎
香羹我一筋汝一筋我歌汝和我捻汝咬我々喜々
汝々歡々情濃更闌忽聽人敲戶徵羹吹膾妾爲熟
睡不知外面高敲低叩大叫開々々正是胡餅舖急
鼓庖刀混堂戶曉罵伴頭妾惶急下階迎之則不是

外人家翁醉歸也嫗亦愕醒子母相與慰之而翁深
醉怒氣發越罵妻詈子拋碗碎瓶厲聲曰汝等畜生
扶耳聽更猶淺非丙丁云不俟乃翁還安閑上蓐熟
睡如此鄰失火亦不覺嫗謝曰吾過爾吾過爾觀過且
密之更深人定娘使手指天天子不者低々言官在官來
翁深醉如何上耳叱曰我以吾脚歸我家我用吾手
敲我戶我物吾毀我理吾說誰道半句不字猛轉怒
睛着時觀窺前樽倒盤橫翁越怒喝曰畜生汝偷乃
翁不在掠乃翁錢醉飽取樂安閑涉日是何所爲子
母墨々只使手指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翁如何上眼曰是何所爲

我每自疲困，搗木為脚，孜孜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公約每日疲女每夕疲未知孰苦女曰：爺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

醉，嗽々一夕又罵，又詈，客不堪，悄悄下梯，纔抽身去。

天趣笑畜 臣妾吉

買妾者至合山家，王婆延客樓上，先喫一盃，須臾而

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香動春信

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滿面潮紅，却是

似蓮花欲發，未發時，誰占周氏之愛，梅花乍謝，百花

交競，桃花面紅，則紅姿容或鄙，柳枝腰細，則細雙眉

甚短，牡丹富麗，中蓋不惠，海棠極艷，但惜無香，聞得

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曼娜，眼涼頸拔，并許

始過蛾眉，早剃，刺痕一雙，生藍欲流，正是青山春晚

子規叫雨，貼坐紙席，平氣吞容，堆笑勸盃，賣媚進膝

十分嬌養，三分未盡，見促而下次上，一處子，眉秀神

清，舉止端正，耻而不憚，幽閑寡言，靜芳占秋，比之花

中君子，蓋一孝女，為親鬻身，一婦代出，年始四十，

脂粉粧春，額生秋波，真是曉霜，染出楓一樹，秋殘猶

餘數日，紅婆細々說，曰：梅則縛二月，養金五兩，菊則

四兩，桃三，梨二，客乃就美論，值婆言一錢難，減婆擢

賤，勸舉客辭曰：不上，思矣，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揮投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矣半日費，閑此是無錢揮毫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嘗倚着橋欄，南望指點大鳴，隱約若有若無，總山房嶺，刷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遙靄中，可謂壯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皆面橋而碇焉。危橋作林鱗，蓬如山，偶聞脚下管絃湧起，攀欄俯水看時，一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纜繫風，小豎當爐篩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知其人外秀中惠，其舟躁熱，知其客身貴，財富隔一橋脚，輕舟橫流。

一僧一醫相對爭碁，了童掌茶吹火，當艦一人支頤運思，蓋寒儒探詩也。又問一術兒女喧嘩，香餌亂拋，忽見竿頭引上一鱧魚，吃驚叫苦，連竿放去，望後倒蓋錯為蛇也。覆壺酒流傾瓶，茶迸碗跳，斂走離橋，避舟一葉，漾中流，簾箔長垂，傾若無人，黃頭坐下，葉尾假呆仰天，風無兵波，無兵看那舟，漸搖動來，忽見大石良雄拉數箇幫間，自下流泝過，倏見伴頭，手代高家通判驅一隻猪牙，由橋下攢出，又見載妓一舫，直走巨舶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殺于播下，且歌且舞，興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流還，揖一隻坐中間，左右數

入叔草理藍叟旋抽手甲整兩衣便々談曰不省乎
新地繁昌聞往時那邊皆沙皆芦朝晚唯聞波濤之
聲燕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嘔哇蘆沙爲亭榭聞
之妓館中有五明大觀等幾箇名樓酷劇酷盛且深
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域者久乎頃讀繁昌記既
至三篇末記其所蓋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省乎
那千百父船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相之浦港
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纔三里一槽口以收四海之潮
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富津暗礁樹劍設窰雖土
人避慣聞或見吸且武江漸沙以往巨船不候潮待

風則不能一直近岸乃萬或外寇入門譬鼠走袋于
艘來麀之萬艘至殲焉然兵家或言武江無要害儻
有賊船突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宜備不虞可笑哉
予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
以短較長非策也被脫上岸魚腴沙也予亦擒之萬
亦馘之昔者北條氏麀元賊短兵克之是證是證明
鳴謙禦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岸則難制兵我長陸
戰異方所畏是亦證々居士拊手曰善適遇橋吏打
捧至呵曰狂人速去不許住脚遂走橋頭聽賣卜者
說卦

昭代右文之數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稱老舖者五十
為額子肆孫店算百算千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
為額中分新古各居其半合稱三部又讀本肆十六
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兩壁雜本整齊位置積々疊々先生某某
所著書目招帖翩翩風翻肆頭安置一箇糊造招子
舖主坐欄內對簿而監焉千履客來客去伴頭
磕頭左若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睡一士人至上肆
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

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士略閱曰此既矣
此未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
顧多荷々々明日早々奉送忽見一儒先生站立肆
頭叫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無々々曰某何如曰無
々々小猴吻動伴一閃使眼曰無々々有若無實先生遂去
君子伴誠猴曰若愚假而不反焉能為有猴笑曰二三
子以我為隱乎伴哂曰直在於其中
一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佞驟歸
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薄照之曰是々引珠盤算了
曰原價四銖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銖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吁矣是係數日前事纔閱數行裝未折紙
未毛除三分不亦已甚乎且聞原價除二書賈常格
何貪何貪伴曰除二分若舊本之例箇這新本新古
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爲格如不滿尊意請
謝請謝生少帶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
請百謝伴執格不變生卒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唯我獨尊問訊曰唐詩選
有與伴倒拜曰有々掌故箋注集注解頤並有何佳
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
目要諳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經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煩國字傍注亦足一々值定侍者
從傍算清遂令蒼頭紫袂包之而去一儉檢點鬼冊
而在突然問曰徂徠先生猶在耶伴忍笑曰近年蓋
沒曰當今誰爲大儒小猴低聲帶笑曰魚々々
概木報戌戶鑰人定書庫內群籍忽爲人言嘆曰嗚
呼吾古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借寓斯倉而後不觀
天日已數十年此輩無而後鬱悶如何哉不唯爲蠹魚
毀身體而後蛛蛛見侮而後黠鼠被欺千恨月深而
萬感歲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值比前日
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考證穿

鑿魚用書小說俗語俚雜本而而他倒為世所珍一
箇揀聲曰真嘆々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
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耳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
粧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見天日
則見但倍考證先生侍矜色儒者則薰其俗德炙其
俗才則其薰其炙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
短嗟曰吁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
僕原來某氏珍藏世間罕有故先主人某所寫一本
也一須拜故且撮英法標故且抽萃錄傍故細故密銀朱
故點鈔粉故揩實非一旦夕所能為也故印之筒之

故撫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思先主捐館嗣
子不肖放縱飲博無幾破產白骨未冷手澤猶新早
已黜吾兄弟是故二束三文使吾輩受辱紙屑高手
是故今又轉賣來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
故々々追想當初不得不慘然淚下一人從傍臨示
笑曰其々早拭淚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
也不行古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沒讀
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廢矣寶藏經唯寶之空
飽蠹魚耳甚者毀之併經為虛空維識人間孰能識
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曾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價賤如土
砂書肆平等全無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孰
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人嘻々笑
曰坐井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
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于市戢影潛形
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賣梵典昨日
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行
舍穢樂天而已今世無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
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磨者畢竟不在文字
間雖魚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且更無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看他繁昌記諧
謔佞褻大方可唾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魚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算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世傳或謂一畫師罔愚人畫師乃攬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就其
傍圖空手羨魚人惡々非爲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吸粥爲天下儉也然作者

不憚無益文字災有益梓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天從鳥翔海縱魚跳江戶
所以為江戶是也夫食一兩四斗粟流一冊一銖費
雖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為為之充饑安知非亦人義惠作者將為真愚耶
將不為真愚耶一人中之曰止々々惡々々何言反覆
抑揚魚頭魚尾惡是何言子似為作者回護弄世間
又似焉口給屢憎於人或之哉曰子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有曝書賈關街下肆曝新曝舊攤推攤俗大學委塵

中庸緜風年代記春畫本字書墨帖枕藉雜陳一箇
醉客佇立塞肆又翻又翻仰面指一本曰亭主呵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畏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驚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驚這樣冊舖主哂曰
商賈易擇卿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歟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為不多何更把這樣摸米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為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何愚主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主色少變猶

晒曰理也々々我商買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
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頸曰表題曰語
學語書聞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何如客
曰宜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俗呼謂役者
儒者爾曰今稱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咎曰且去
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值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
春本曰八銖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千劫不磨
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滄亂倫之具然那
值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寒房釀春愁帳
朝笑把此展之孰不眉伸眼明男女者人之大欲此

亦世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無物金帛他所
有珍奇他所有因或用之為人事客叱曰亭主妄言
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為急何遑喜
覽這等物主曰且聞士臨戰展之以出戰輒有利是
所以藏之甲筭曰妄々此事出何書此語載何典古
人無言之後來何物登徒作此妄說妄々呵主人大
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誨淫
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
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紫金翻
正是鴛鴦夢驚鳳鸞倒翔主忍不住火發心頭唱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隣挺出、遮攔勸解、扶客拽去、客叫聲來、跌過欲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捻鼻、逃早見一犬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纔舉步、又跌犬尾、犬驚吼、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兀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閑雲出口、石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並自東上、男則半身以上、下鎗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葺遠望、豁達、使人魂飛、邸舍迤離、坊巷條達、盡萃于

目下、楸枰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某時相連、高樓臺榭、縮穗爭秀、玩景倚闌者、並頭累手、有窺遠鏡者、曰北方之山、近而黑者、忍岡也、遠而翠者、築波也、前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聳者、鴻臺也、平者、葛西也、尾鱗、故翠東西、屹峙本願寺、屋頭也、竿頭飄紅、魚數星散、膳蒲舖、招旆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攀螺堂、梁脩、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鷲羣盤舞、果知其下有、鰻鱺店、這方、火樓、人面、顧盼、想望、火、兩國橋、西聽、滑稽、入、剪、偷、從、後、褫、外套、其々危矣、大息曰、已脫矣、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我拾之。

言未既拊髀曰可惜矣早被入掠

數箇藩士脊景酌酒蓋係挑茶婢有問源婢向一人曰

側聞頃者揚州名海味者多主獲梅林昨日山今日桃源那話兒觀楓海晏寺

何等樂事可羨曰錯矣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為

伴勿怪々々娘如有意為前驅來隨近而目黑遠而大

師河原第從意所在娘見肯先奉一盃誓之一箇手

遠鏡顧指似曰休々者那增本樓上妓館在于川汝狎妓

立欄招汝哩婢獻笑曰可畏恐被他詛

一騷客避喧就閑臨風喫茶吟壁間留題曰相州之

海房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罩烟淡如畫水光

收風平似削天下舟楫真粟粒粒々破烟入江灣笑

曰好矣自今米賤惡詩不堪讀畢

山麓出增上寺間曝高連棚接席懸衣着攤貨物買

團子饜甘醴西折至切通繁雜殊劇鼓喧吹譁

小戲場善眼人說史滑替披道售枝貨賈藥高百兩

爭席鬻物正面南向橫銀鏤小劍黃金燭臺西方東

向居描金香盒珊瑚鑿口東方西向置文木火桶蒼

古鐵瓶革烟袋數佩象墜子幾顆數本春画數枚盤

針古色茶器新製酒具細玩色々在前面提燈懸畫

鋸子算盤大小相鄰在隅博多之帶鬘甲之櫛夾囊

頭巾又陳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惡偽製贗作又委
又曝

一人巾呼藥前面展一幅紙絲欄區域圖鼠行狀或
食稟粟或屠庖肉上燈缸嚼書裝啣字走餘蔬遨側
尸乾鼠數頭牌面書銀山鼠毒

一人練藥叫曰早接々々把磁器故錐碎之即藥合
之未乾故鼓故擲更揚錐敲之錐或碎合則堅

粗梨橘柚追時堆菓大々小々聚類分群十顆一價
幾錢何文栴火奴表記之甚賤曰一山四文數夥環
焉把栴斷之我五汝六射其核數中者嗽之輸者償

錢

一鍋內數串貫芋貫豆腐種々蘸焉鍋沸烟馨一串

貫以四文文行從人擇食此曰四文屋

孤虛王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往察來始可百兩

牌目推占前知是善龜動謂之見德好色未見一封紙上書曰

今日一點所指無謬

切通之東增上寺門前有馬場桃花連錢子泥驄子戴星

泊樂執轡待客只見一人鼓鐙一走疾迅紅星恰飛

往回中繩周旋中規鈎百而反文亦弗過也觀者喝

采一人跨鞍馬驕不行草草弗動伯樂強絆策尻策

得塵揚忽見人倒畢九朝天馬則快走觀者亦喝采
関笑

過場循寺南折入巷珠簾响風玉几耀日雲母屏風
籠月玻璃彩籠綴星葡萄繫紫千年運栽碧風佩鏘
々扁鏡烟々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崑崙山
障內珠毛墻額面玉西苑眉目明徹精袖射人正是
江妃遊世王母降天金剛石假水晶唐物百色煌々
銜光

瓷瓶連懸作幕陶碗積畜作壁花樣盤花可餐碧紋
盆碧可掬酒壺花瓢水甕火桶珠々焉瑰々焉手代

坐中間執紙掃接客近世磁器之極造庭燈籠製小
便桶二儉父站觀一箇指桶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侯
家之物一箇肱之低聲曰叱密亦搜桶耳

紙糊土偶施粉墨衣錦綺裸羅娘並坐細妓女連立
力士張臂達摩面壁虎頭掉風獅子戲花丹鶴舞女
龜潛東笛累鼓簾剪春榮織秋恩面擗孤面妖近製
俳優面具隆鼻者錦外也松幸巨眼者三升也杜若
者崙憤杜預日情齒上梅幸者尾上聖銳巨眼乎銳乎使中老
尾上死

刀精摺妙錦畫之製舍江戶外無有俳優小照花鳥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近世殊精良
楷紅楷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蔣氏
金文針未巧
金鐵舖紙楷店菓肆履行爭軒占居此所巷窄繁昌
殊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俗謂招裏謂之寄

鳴大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語也影紙平演史平曰百
眼曰八人藝于晝于夜交代售技以七日建限盡限
客為不減又延日更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樓開場
其家檐角懸籠招子書曰某々出席某日至某日夜

分上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一大漢在側
叫聲請來請來夜唱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
履屐繫小牌為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
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當與設座方一筵高若干尺隅置火桶茶
瓶畜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寓
都村客一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交頸七八接臂
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居老少
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篋舖粥出儒門塾生謂之

前座旋嘗湯滑古本帽以拭折帽大如一拭左右剪
燭咳一咳縱橫說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
醜使手使目蹄膝扭腰女樣成態僞語為鄙假聲罵
倡虛怪形鬼莫也態不極莫人情不盡落語處使人
絕倒不堪捧腹刺出始下此為一齣名此時曰中入
於是乎忍便者如廁食烟者呼火渴者令茶飢者命
菓技人乃懸物賣闔闔數百本初連數枝值十數錢
賣了一徧餘枝猶茂因低值募之已低未踈更低請
斧數十枝四五文斷根而始剪原闔三枝僅池照葉
獻貧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辯驚四筵

今笑姑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剃出何及
人情穿鑿世態考證弟子固不若焉也
紙幃一面淡墨魚物笛响鼓鳴乍生數綠松一人從
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了々明々寫出分
明左顧右旋轉眼動眉應笛揚鈴合鼓翻扇舞々迴
々真是影人有魂舞闌矣一閃晦迹次寫衆卉或梅
或菊又牡丹又芙蓉碧花柝瓣露葉看破青楓改影
霜葉漸紅破時改處觀者眼眩神奪一口叫妙聽得
祭禮曲鼓譟處雙靈柱涌一殿宇湧紅白豎幟大小
張燈賽人往回拋錢祈福既而鼓聲漸歇人影頽滅

夜益深，兵遠々聞得，叱咤避人，聲狐群排行，徐々進步，荷蒲席，御炬火，擔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也。終出，双柱，狐皆化為人，席變披管，火變提燈，竿化鎗木，化與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燻却，又照出那羽生村，累女，幽鬼為崇之圖，靈牌前佛燈暗，香烟細別懸下，一大蘭金燈，那與右衛門者，敲鉦念佛，只見幽鬼自燈籠內現出，還滅還現，漸小漸大，嚶々訴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暈，葆光不洩，朧月收輝，錨卯欲破，漸凝，漸明，眉目了々，遂作一大鬼首，鮮血噴怒，眼裂，點出高僧，祐天合掌念經，一喝揮數珠，怒火

即消，只見紫雲變，金佛來迎，蓮花臺上，怨魂成佛，妙光四散，天花繽紛，屏障內口，妓人在焉，唱歌一曲，忽聲出，一小猴須臾問答，紛然謹話，遙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戶，敲一叟至，馨咳上坐，主客應接，寒暖聲畢，主道爺近日何潤，叟道苦事奇談，主道奇何奇，叟道日前一處女奔我言，與為人妻，寧為翁妾，可知老婆生角，誰報又早被那妓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出，猴道豈夢乎，主笑，叟音猴聲，又挑又謹，主道詭一詭，宜洗餘困，叟道則佳，主乃高聲連呼，權助々々

權助遙諾，叫聲隨即至，身猶未起，主又連聲權々始，
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主道一同詭和，汝亦佐
之，權道曷不佐，僕素善歌，又聞足音送响，又聲出一
婆々，婆問吾翁在乎，猴道在々，主唱啞道，爺尚陽勞
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且借歌請姐，亦和三線調
二羽二宮三絃善爲六絃，聲爺唱，婆和，猴賡權吼，權
音大濁，猴聲高，清叟急音如扼喉，婆古音捷而洩，豆
歌代和，漸々速，往微音，斷續有無，入空，春蠶食葉，微
雪撲窗，一般也，似却聽清，漸清濁稍濁，弦皷聲還，主
人道，與索須別弄，奇猴道，更晚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僉道好々清話濁說，百談極怪，忽聞風雨驟至，風聲
蓬々，雨聲淅々，閉戶聲引，窓聲猴叫，苦權呼，驚一撲
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壓，百事頓休。

裏店

八百八街連背坊新道，從衡曲折，並建裏店，五家一
軒，十舍一梁，至劇裏店，結五十爲一部，牙房相對，中
間通道，謂之路次，一井同汲，數厠同便，一區畫地，收
糞一條，開溝流穢，廢弔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百不
虞，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趨西牌上鑰，儒耜工高，紛
雜，債居炊飯之烟，朝來雲凝，鼓橋之聲，晚間雷轟爰

寫一裏店略示其一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閑姊歸早尼返揖曰方纔脫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々因米價翔踊不唯米少錢亦從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投乞兒可嘆噫矣曰聞輿羽北越皆被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十之一猶曷這樣貴曰全係米賈之為非實米少也鄰儒嘗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官置粟倉蓋為此爾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堯水湯旱府下民庶決不至餓是我貪民所以今日浴賑給一人言之十日線支不知御倉所出一日幾何萬鍾大也矣哉

德政聞初姦商私漕數萬包於上方事覺下獄令其漕返之其他占穀今亦並見沒嚴哉刑也快矣堯舜之仁民從之鉅商大賈今皆歸厚彼米此錢莫一人不義販妙々々人氣時雍天氣從美想知明歲有年逆祝逆祝遇賊緇索都人今食麥吸粥好此小凶使人始悟粟粒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趣侈靡大平之習貪道發願庶使都人麥粥之儉用諸平生忽聞間壁有聲歌々々全道僧陋談休為米價雖貴非百兩買一升博々々勿為煩々々莫適而非論米價如予世有飢饉我無飢饉有酒則足朝亦既倒五合痛

快痛快米之有無我不管不聞乎芝翫優人之上方留
剔一場驚天開地最轟連中贖之一夕百金一日千
兩千兩千兩而々々成田不動比之無災水天宮較
之莫影入則吸粥出則販芝翫是江戶人所以爲江
戶人孰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擲萬畢
竟不之天地外如汝等不知世有大算計口氣腐儒
樣動說儉陋々々煩々忽聽路次頭鐸音鏘々蓋神道
者流還畫滌也

數此一團負兒抱釋喧嘩林立于井邊適見魚商擔
魚叫過此等呼住即值商便卸擔倒尾言這般老大

一貫錢外一文難減一此道食御救米身外一貫難
上牙如遇檢飯羅司至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
番值定到血作膾作炙恰好小廁叫酒此願命曰趁
早提一樽來恰好聞得吹角鳴鏡叫聲錫々此等皆
付兒四錢遣買於焉乎環坐相依大枕仰醇阿松道
大屋呼位長白那話朝來早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性戲
場阿松娘不識知乎彼向人言使兒任某侯家誕々
其實某高外妾且不似侯妾面目那幸哲白藉哲掩
醜如使他驚也沒三文顏色然看他自悅驕慢越度
非公家落亂也到底大屋之女大笑々々松使手言

低^セ之聲高^シ恐^レ連^レ梅^ノ反^シ目言^ハ叱^リ何^ノ管^ル其^ノ樣^ヲ畏^ル其^ノ錢^ヲ借^ル
居^ラ要^ス大^キ屋^ヲ者^ハ我^レ輩^ノ所^レ役^ス名^主名聞長俗亦^ハ我^レ傭^ル之^レ也^ハ彼^ノ且^シ
畏^ル我^レ々^ノ曷^ク畏^ル彼^ノ松^ノ道^ノ聞^ク否^ヤ本^ノ鄉^ノ婆^々率^ニ果^ク免^ル身^ヲ本郷元坊
南某妻
七年生男實在
天保四年豈^ニ不^シ生^ク憎^ム稀^ク有^ク々々^ノ千^ノ古^ノ奇^ノ孕^ノ桓^ノ武^ノ以^テ來^ニ未^ダ
聞^ク想^ハ所^レ生^ル兒^ハ不^シ鬼^ト則^チ天^ノ狗^ノ梅^ノ道^ノ蹴^リ人^ノ療^ス病^ヲ不^シ亦^ハ鍛^リ治^ス
坊^ノ天^ノ狗^ノ童^ノ乎^ナ那^ノ童^ノ亦^ハ怪^シ毒^ク庵^ノ老^ノ言^ハ天^ノ狗^ノ與^テ人^ノ雜^リ居^ス縱^シ
治^ス病^ヲ殆^シ無^ク人^ノ魔^ノ之^レ別^ニ妖^ノ莫^ク甚^ク焉^ト不^シ說^ハ不^シ已^ク藥^ヲ賣^リ唯^ハ妬^ム
童子^ノ脚^ヲ但^シ如^キ然^ル那^ノ天^ノ童^ノ不^シ獨^リ蹴^リ疾^ヲ可^シ謂^フ亦^ハ踏^リ醫^シ面^ヲ好^シ
笑^ハ阿^ノ竹^ノ道^ノ那^ノ典^ノ舖^ノ老^ノ婆^ノ不^シ頰^ハ高^ク與^テ每^レ遇^テ混^ル堂^ノ鼻^ヲ以^テ應^ズ
人^ノ叱^リ々^々五^ノ一^ノ三^ノ六^ノ店^ノ無^ク表^裏裏^何容^レ貴^賤要^ス以^テ有^ル我^ノ貧^シ

彼^ノ生^活百^ノ錢^ヲ往^テ四^ノ文^ヲ外^ヲ捐^リ利^也時^ハ貸^ス也^ハ年^中供^奉
皆^ハ自^ラ此^ノ方^{ヨリ}咄^ク何^ノ揚^ス氣^ヲ臍^下沸^ス茶^ヲ俗語那^ノ寺^ノ社^ノ亦^ハ然^ル寺者佛若
音近兒輩
多謬者^ノ人^ノ如^キ犬^ノ常^ニ言^ハ治^ス癩^癩治^ス癩^癩癩癩意
天下然^ル彼^ノ藥^ノ籠^ノ亦^ハ
没^ク有^ル寺^ノ社^ノ者^ハ寺^ノ社^ノ也^ハ藥^ノ籠^ノ不^シ持^ル俗語是^レ不^シ那^ノ輩^ノ之^レ謂^フ乎^ナ
喧^ハ嘩^ハ方^ニ酣^ム主^人擔^テ空^ノ籃^ヲ歸^リ叱^リ叫^ク如^ク何^ノ早^ク歸^ル夫^ノ道^ノ今^ノ日^ハ
造^リ化^高一^ノ餉^ヲ賣^リ清^ス羸^モ亦^ハ不^シ少^ク因^テ爲^ス鄉^ノ買^リ鯖^ヲ出^ス一^ノ擇^リ芭^ヲ
放^テ在^テ婦^ノ前^ニ道^ノ一^ノ浴^ヲ歸^リ婦^ノ道^ノ先^ニ操^リ一^ノ汲^リ往^テ夫^ノ便^ヲ提^テ軍^ヲ持^テ
出^ス
間^ノ壁^ノ二^ノ盲^ノ人^ノ方^ニ覺^シ伸^テ一^ノ伸^テ曰^ク官^ノ市^ノ名何^ノ時^ハ派^リ曰^ク昨^ノ之^レ
冷^ク時^ハ曰^ク舍^ノ々^々昨^ノ夜^ハ何^ノ如^ク有^リ獲^ル乎^ナ曰^ク有^リ々々^ノ造^リ化^高大^ノ高^ク出^ス

則徑按了二肩出，則又被呼連摩四脚出，即呼其家
逆旅，五肩六脚偷手，略按歸就寢，東方已白，曰：予熟
睡，不知汝歸。汝連夕好運，其而往，二三年內，檢校警
可取，曰：舍之，汝辯佞善，屈善忍，妙取人意，思如汝，必
檢校豫買祝酒，曰：叱休，謂曰：聞汝近多周旋家，須勤
須勤如士人，謁擢舉，不唯善屈，且苦人事，我曹比之
十分利害，我出身全因他人錢，忽聽小婢推戶，曰：怒
曰：奚自？曰：自橫坊，塢舖火急，請貴療，曰：不亦家娘
苦癩，歎曰：不然，家丈從場所其家通還，痼疾偶動，曰：諾，先
去，隨即至宮，問曰：塢舖誰，曰：那日算賃高耳，偶簧鼻

孔低昂，嗅空曰：佳馨々々，誰家命，鱸炙又傾耳，朵曰：
好響，河漏画送來，猛聽得外面刮喇風波大起，盲等
周章待走，會一高至，一檐兩箇，脩画画，外面書金山
寺，曰：休駭，休走，今日表面，酒店始開，肆乃賣索人
來要錢也耳。

只見一箇々，一樣打扮，負箱荷傘，喧雜歸至，一同揖
主人，主人道：列位勞矣，又見一手下走還，主道：今日
牌數幾許，手下蹙眉曰：又從昨減今番，駱駝不復如
前番，甚沒景氣，作者按也，所謂山師者，蓋是原來無
常產藥也，菓子也，勸物開帳，相時出業，衆變下手，這

般商賈都下繁昌亦可見

路次窮處最後一戶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戶聞
窮寒酒廝魚高認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
宿錢今日亦踵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々請
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債今日辨了
生曰未矣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頃曰君不誓乎今日
决辨今日而未抑何日算得延日延月延至今日今
日而未地主面前我更甚何一句我進退亦谷噫生
搔首曰僕實無辭然君子之窮軀借令延十年償决
不欠一文曰然豈非然乎所不信者猶有如皦日長曰君皦日

予素照知但奈地主不亦苦乎生默矣四時行方物哉我又何言乎長沈
吟有間曰君皦日知者則知世間難通為君籌之無
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則有力予姻族女子現奉仕君
舊藩且侍醫某亦予舊知豈不好因緣乎此手請援
飢寒或救君如少屈予亦從宜贊成生少作色曰休
々厚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昭內謁死亦難為枉尺
直尋古賢戒之如見內之疚有欺已三百雖免宿錢
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間着多少妙味菜羹飯長晒曰
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乎可下之所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々折々
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歟？袖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
叔齊，我不與也。主亦哂曰：俗論々々，世間如君，槩以
爲夷齊無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然矣。千載之下，使頑
夫廡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若是而已。且
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爲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
餓。勿煩尊慮。且君言僕袖手丈人，不悉僕亦可爲之
分。盡焉不獨。依內謁已聞。今君英明好學，世言明
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某。韓氏書入不報 遂立門，抗疏不報。草本現有便就，抄坊 上抽一草文示。

之曰：是弟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某頓首再拜謹奉
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思。舊者情也，矣理也，矣賢乎
愚乎，孰得不眷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
巢人而忘舊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矣生深山窮
谷，而與水石麋鹿居而游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與曰
盍適其來，住數年，僅嘗大都會土之風味，便謂故園
者陋矣。丈夫開業弘術，出身顯名，舍此何之？不遂定
終焉之志也。益少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
富，莫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
盈神王乎？然猶弗動一點思舊之情，於觸事感物之

際也蓋亦決不能矣况乎其貪且病者情之所然也
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矣
此亦理也兵伊尹負鼎鄒陽背淮理之所然也情之
所然也烏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反情非人
之所為也某亦人也烏之不如乎安為獨戾理反情
忘舊就昏之為雖某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
南北未必可言仕難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于俛三
十年來不俛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屈之膝謁之于執
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為戾理反情
之為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為三秋

之思然于今三十日猶未得宜得之命是所以不俛
宜俟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為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廷
興廢繼絕將有為之秋豈曰不可而可歟抑猶疑某
為以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放達不羈不擇所交太
平之世雖未至劫人掠物可為之惡亦莫不為然一
且改志勵志以來行願言言願行廿年孜孜如一日
者鄉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鬼之所睨也天之所鑒
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
不舉萬劫卒莫可起之理矣某則蹈東海之波飲恨
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庭繼絕而共天職某立身而食天祿者實在執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愚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為未下手耶
猶為未容足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為草莽期此簞瓢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歲者謁先塋
于故國為文謝之有祭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々々
吾過矣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此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々更恭捧一紙讀下曰不肖某誓首再
拜奉祭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于
本國某以鞠於舅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兵赴

至告凶然千里之路三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卒為死離別嗚呼哀哉恩情永終某已長
矣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君氣溫度大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辱某廟之知祿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奔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農鞠躬當公家之急
于官干事不為無功嗟夫君而有斯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罄乎君躬耶某局量褊淺愚且侷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通不孝于家無用于世三十餘年之
今獨極一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庶幾立身起宗此心
難死每思之冲々焉聞今君賢世稱復見某公某便

以爲繼絕與廢宜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恭訴愚衷書入不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欠又欠言
後文猶長乎生言僅數句且少勉之曰清朝豈謂有
人掩明乎顧係吾膏々也耳志雖不成不肖之事畢
矣果知畫錦之榮卒無以慰神之襟胸便忍耻於故
國不敢醜身之龍鍾來祭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焉伏
冀在天之靈釋愠怒愚曰不肖之子猶善守饑寒不
忝祖先者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翻然下于蒼
穹長坐睡不覺生絕叫拊案曰讀畢兵長瞿然眼明
曰好々々我遇兵適聞間壁樓上撲々爲响靜中有

動遠送機聲生曰那响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沒物上
生曰長戒之無或誤子乎西隣婆家亦多女履爲或
深夜通門戒之哉無誤子乎大屋之鑑不遠在今
妓獄本巷俗殊惡東隣西舍奢侈過分晝而鱸炙夕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疫或言這般陳不下喉雜精
炊之至甚舉以換之不畏官乎不畏天也今日之賑
咸言始知天恩之大晚矣知之長戒哉長率以正之
孰敢不正君謂末如之何者我亦不肯解以予所思
言之窮手可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孜孜矻矻斃而
止而猶弗正也斯之謂末奈云乎袖手尸職唯責宿

貨唯貪樽料貪々我不與也且如長與名主身雖賤
職重須少學問苟為人上不解大義亦誤入亦誤已
如君勸僕內謁即是也昇平文運之盛寒鄉僻地猶
名主者莫不皆學然江戶則及不然那名字者大概
薄鬢鈎髮半掛短披幫間取名主耶殆魚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面知臚可不慎乎時見一丁男頰送蕎麵
直推戶徑措而去長顧曰今朝有新賃入新賃居者創送
河滿通期生
色喜壯裏暗謂今晚免飢驟看雪花唾窓風刀剝壁
長出仰天曰祥瑞屢臻未年豐々々

繁昌記三篇終



乙本ノ内

